



歪打正着

□阿紫

我们两口子都不擅社交,每每临近过年,都会产生些许焦虑。亲戚太多,虽然平日里大多素无来往,春节期间必须去“打卡”拜年,相当于“年审”。7天假期排得满满的,时间上“紧平衡”,挤不出一点休息时间。我们没有孩子,这就意味着送出一堆压岁钱没办法“回收”。拜完年算下来,“逆差”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

除了时间、财力吃紧外,拜年的过程也往往很“吃力”。记得2019年去妻子的姨妈家拜年,由于我们是稀客,村里沾亲带故的亲戚都跑来打招呼。寒暄了几句之后,门外空地上支起了麻将桌,姨夫请我们搓两把。然而我们两口子都不会,连看都看不懂。

“那你平日有什么爱好?”三舅问我。我说有时下下围棋,三舅便满村子打听,看谁会下围棋,最终无人“应征”。出于无奈,姨妈和几个亲戚只得陪我们聊天消磨午饭前的时光。表弟和我们年纪略微接近一些,首先和我们聊起来,可我很快发现他的一些话属于胡说八道。争论了几句,说服不了表弟,我只得转移话题,说起不久前突发糖尿病并发症,眼底出血,很是凶险。

在座的糖尿病人不少,这个话题倒是雅俗共赏。可是包括姨妈在内的亲戚们都不理解,眼底出血,照镜子会看不到?我只得比画着,给他们科普眼底构造,然而说来说去,他们很固执地认为,只要眼睛出血,自己看不到、别人也会看见。

《围城》中描述过刚当老师的人,往往不知道怎样在课堂上“杀时间”,每每剩半堂课,就不知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因为平日不熟,加之生活环境、所见所闻差异太大,给“陌生”亲戚拜年,我们也常常感觉时间停滞,越聊越尬。

“疫情还没有过去,今年不要互相走动了,网上视频问候一下就行!”这两年,亲戚多是早早就告知不必上门拜年。我们如释重负,想必他们也轻松了一截。

“最近村里许多人‘阳’了,今年大家还是网上拜年,你们别来了……”昨天妻子接到了姨妈的电话,看来这个年,压岁钱“逆差”又能少许多,而且不用四处尬聊了。当然,父母以及一贯来往密切的亲友那儿,商量好后还是会去走动一下的。

移风易俗这件事歪打正着地实现了。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早就不再以血缘论亲疏,靠一年打一次卡,血缘再近也亲不起来。过年7天假,免去不必要的打卡,留3天休息一下,更科学合理一些。

转眼一年又过,蓦然回首感叹颇多。朋友圈里喜气洋洋,个个争着说新年愿望。这个要升职,那个要怀二胎,还有的说要换个车,孝顺的希望父母身体安康。我呢,年过半百,心中早没有了对新年的热切,但却不由想起曾经的新年愿望,不是每一个都记得,但记得的,每一个都是那么深切。

我们家许愿是在除夕。7岁那年的除夕,夜雨淋漓,窗外飘来的爆竹气味浓郁依旧。父母亲让我上床睡觉,在我枕头下放了红包,封皮上是“喜庆新年”四个字。母亲让我许个愿。我却在迫不及待地拆红包,是崭新的一块钱。我稚气地脱口而出:“我的新年愿望是一块钱能变得好多好多。”母亲愣了一下,忍不住大笑起来,父亲摇头说:“小财迷。”

我的第一个新年愿望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谈资,弟弟笑我、父母时不时用这个来逗我,我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9岁那年,也是除夕,母亲照例放红包在我枕头下。我让母亲

离开,我要悄悄许愿。这一年,我的愿望是,有一件带蝴蝶结的、漂亮的粉色外套。那是过年前几天跟母亲上街时看到的,蝴蝶结在衣服后腰上,荷花领,可爱之极。我当时一边走一边回头,恋恋不舍,目光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那件衣服上。卖衣服的显然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意,说这件衣服料子做工如何如何好,这个价钱卖已经是最优惠了……但母亲只顾往前走,我失望之极。那一晚,我梦到了这件漂亮的衣服穿在我身上,小伙伴们都羡慕极了。

初五这天,母亲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了这件衣服,我欢喜得跳起来,马上穿着出门去炫耀。后来,我才知道,是母亲又去了几次街上,跟卖衣服的老板一再商谈价钱,买下了衣服。我的新年愿望,得以成真。年少的我没想到,一向倔强的母亲为了女儿,三番五次有求于人。知道后,一直愧疚了许久。

22岁那年,工作后的我第一次谈恋爱,母亲很是关心,隔三岔五打电话询问,确定对方是否对我好。年轻的我胸有成竹,觉得那就是一

生所爱了。于是,母亲决定,那年请他年初五到家里来过年,顺便瞧瞧人如何。但事与愿违,年前他就迫于家里施加的压力提出了分手。我难过了。那年除夕,我的新年愿望是愿他幸福,因为我爱他;等我走出伤痛,但愿能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。

母亲是何等聪慧,看我的神情就知道怎么回事,她没有过多询问,只是轻声细语地与我聊天、说她的新年愿望就是我们开心。我懂,虽然心里痛,但不能让家人为我难过担忧。我真正长大,其实就是在那一年。

多年后,我嫁给了大我十多岁的老公,母亲不多言,只说,你自己选择的路,要好好走下去。结婚那年,我的新年愿望是:愿此生平安顺遂,愿家人安康幸福。

如今,母亲离去,父亲早已是暮年白发。我正中年,儿子长得高大英挺。我做着喜欢的工作,闲时阅读写作。兔年来到,我的新年愿望是,愿爱我和我爱的人幸福安康、如意吉祥,健康最重要。

我曾经的新年愿望陪伴着我成长,见证着我的生命历程。



用奖学金买年货

◎仇士鹏

的蜜月期吧。

我给家里买了一些“神器”。去年,搬家到老房子里,脏乱差是焊死在它头顶的形容词。我住校时,父亲一直将就着过日子。我回家后,清洁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。摸一摸塑料水管上厚厚的积灰和阀门处的铁锈,我请来净水器作为尽职的饮用水“门卫”,烧出的水异味感明显淡了不少。家里的厕所没有窗户,所有的臭味都排往屋内,我赶紧买来二氧化氯除臭器、洁厕灵和空气清新剂。冬天,下水刷碗是件头疼的事,我买了电动洗碗刷,往海绵刷头倒点洗洁精,泡沫就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,在碗碟上呼朋引伴,搭建出连绵的村庄和气派的宫殿。用水一冲,干净明亮,而手掌依旧温热。

突然想起某次征文获奖时得到的取暖器,的确是即插即热,可惜功率太大,父亲二话不说就把它收了起来。“我不如多盖几层被,一小时耗两度电,我才不用。我连开灯都舍不得开到最亮!”

最后也给自己买年货了。我的

身体总有些小病的纠缠,我把护肝的、护眼的和健脾祛湿的保健品都买了些摆在案头。书架上则放着红糖姜茶、鸡屎藤苍术茶和一些组合花茶的茶包。很难说它们对身体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实质作用,毕竟它们自己就事先说明了——保健品不可替代药品。在我的心中,它们更像是换下旧符的新桃——古人把画有门神的桃木板挂在大门旁,用以驱鬼辟邪。我愿意相信它能守护美好,这份天真的心愿让我得到满足。

俗话说,秋收冬藏,把年货藏在肚子里,不就是最好的藏吗?我用老鹅、老母鸡和大虾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。身边的地上,核桃仁、鸡肉干、开心果等“干货”与苹果、梨子、橘子等“水货”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势。

看到手机里的余额时,猛然一惊。想了想,眉头又松开了。虽然花钱如流水,但一种无法言说又不言而喻的情意,也在流水上漂成了缤纷的落英。而裹挟着红红火火幸福感的年味,也在不知不觉间浓烈了起来。